

江城

·微小说

A16

编辑 肖方元
版式 郑海伦
校对 胡月

谁来证明你的马

■文/伍中正

梅四久的马丢了。
梅四久早上起来去了马圈，他没有看到马，只看见柱子上的一小截链子，那链子是用来系马的。那一次，买回来的链子，他嫌长了一点，就截成了两截，长的一截系在马上，短的这一截套在柱子上。

喂了十年的马丢了，梅四久决定找马。他带了干粮和水，天一亮就出去，天黑了才回来。饿了就在树底下吃干粮，渴了就喝水。

回到家，梅四久觉得疲倦，便躺在了床上。渐渐，鼾声四起。朦胧中，那匹马系在圈里，尾巴摇来摇去，嚼草的声音很响。梅四久醒来，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。

坐在床上，梅四久翻看五年前和马在一起时照的一张张照片。每看一张，他就越难受。

每次找马，梅四久都带着那截链子。他觉得，那截链子可以比对自己马上的链子，也算是一个证据。

梅四久找了三天马，问了很多人，都说没看见。还有人反问他，你自己的马，咋就不好好看？梅四久让人说得很尴尬。

梅四久仍旧在找马。有人劝他，你还是到派出所报案吧，让派出所出面，找到马的可能性更大些。

梅四久仔细一想，觉得在理。一个星期后，梅四久走进了派出所。

他一去，就看见自己的那匹马正系在派出所前院的走廊上呢！那一刻，他赶紧跑过去，把头贴在马头上，话还没说，眼睛里就涌出了泪水。然后，他用手摸着马的头。

梅四久很想牵回自己的马。可是，值班民警不依。民警说，梅四久，这马是它自己走进派出所的，我们在各村都贴了招领启事，也没人来领。你来领，但是没有谁能证明马是你的。

梅四久说，系这匹马的链子跟我手里的链子是一样的。

民警看了看梅四久手里的链子，然后说，相同的链子有的是，根本不能证明马是你的。

梅四久还说，这匹马有一个胎记，胎记就在屁股上。梅四久走到那匹马后，指着马屁股上的一个细瘤。

民警说，有胎记的马多的是，不能说有胎记的就是你的马。

梅四久最后说，我找卖马的人来证明。

民警依他。

梅四久走之前，去地里割了草。他把割来的草放在走廊上，马就慢慢地吃草，边吃边看着梅四久。

马是梅四久在庄一群手上买的，要庄一群来证明不就行了。梅四久和民警找到了庄一群。



梅四久对庄一群说，马是十年前买的，你应该还记得。

庄一群连连摇头，然后说，十年前的事，不记得了。梅四久说，你再想想，不就过了十年，咋就不记得你的马？庄一群说，想不起来了。

梅四久无奈，只得回家，又翻出了自己和马照的照片。他觉得照片上的马跟派出所的马是一样的。有一回，庄里来了个照相的，照的是快相。等两天就有，还保证送过来。照相的人说动了梅四久。梅四久就跟照相的人提了要求，说，就跟我的马照几张。

在民警面前，梅四久拿出了照片。民警仔细看了看照片里的马，又看了看梅四久。

民警看看那些照片，然后摇摇头，说，还是不能证明是你的马。

怎样才能证明是自己的马？梅四久想不出好的办法。

梅四久开始上访。他先见了乡长，说自己的马在派出所里，派出所不让牵回去。

乡长就到派出所了解情况。派出所所长跟乡长汇报了情况。乡长回头跟梅四久解释，要说马是你的，得有证据。

梅四久不跟乡长闹，他没有吱声。他默默地给马喂了草，就去了县里。后来，他去了县信访局。信访局的人说，梅四久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给乡政府打个电话，让派出所把马送过去，很快，你就能牵回你的马。

看见信访局的人在给乡里打电话，梅四久才肯走出信访局的门。

梅四久回到家。还没来得及开门，派出所的民警牵着马来了。

梅四久问，谁来证明马是我的？

民警说，梅四久，你再不能上访了，你不知道，你在市里上访一次，乡里要被县里扣分的，不然，年底乡里评不上先进，会影响乡领导的提拔。

梅四久根本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。那谁来证明马是我的？他不依不饶地问。

我来证明马是你的。民警有些尴尬地说。

都是名字惹的祸

■文/孙志昌

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因为他的名字，给家里带来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烦恼。

在这里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他的名字，他叫刘菊章。

谈恋爱时，他第一次到她家，当时家里来了好多亲戚。一进门，她介绍他叫刘菊章，刚说完，有的亲戚张着嘴，不知道说什么；有的亲戚则笑了，也没说什么。过了一会，她姑姑先开腔了，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这么年轻就当局长了，闺女有福气。”接着，她大姨说：“我从小就看着闺女有福，你看一找对象就是局长。”

亲戚你一言我一语，她想解释，但插不进话。她站在那里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，脸上的表情尴尬。

结婚后，他们在小区里买了房子，时间一长，邻居之间总会打招呼，他从不将名字告诉邻居，只是让他们叫他小刘就行了。

什么事情就怕碰到较真的。小区里，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妇女，四十多岁，四川人，偏偏是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性格。那天，他下楼去扔垃圾，恰好碰到这个妇女在打扫卫生，他就直接把垃圾放到垃圾车上。

妇女说：“谢谢你，这样我就省事了。”

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妇女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你知道的啊。”

妇女又说：“我只知道你叫小刘，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他回答说：“喊我小刘就可以了。”

妇女笑了笑：“怎么？名字还保密啊！”

被妇女这样一说，他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心想，再不给人家说，显得自己多摆谱，不相信人家似地。便说：“我

叫刘菊章。”

妇女一听，脸上乐开了花，连忙说：“你是刘局长啊。”

他连忙解释：“我不是刘局长，我叫刘菊章。”

但是妇女根本不听他的解释。他想，随便吧。她的四川口音也很难说准。

他们说话时，恰好被一年轻人听到，年轻人注视着他远去的方向，心里有了盘算。

这天，他从外面回来，恰好碰到了同事，同事说：菊章，回来了。

这一对话，恰好又让那个年轻人听到了，更验证了他的身份。年轻人想，他果然是局长。

又过了几天，周一，早上八点刚过，年轻人就出现在了刘菊章的家门口，左右看了看，还咳嗽了一声，这才打开工具，只三两下就轻松地将门打开了。

年轻人进屋一看，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没东西可拿，先休息一会儿吧。他顺势坐在沙发上，看起了电视。他想，这是什么局长啊，白浪费我的时间。

没想到，他撬门的时候，对门的老人已经看到了，就报案了。

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，她问年轻人为什么偷她家？

年轻人说：“我听别人都叫你老公局长，我想当官的还能没有钱吗，结果你家没钱。”

她一听，哈哈大笑。这一笑，把警官与年轻人都笑懵了。

她说：“我老公叫刘菊章，是菊花的菊，文章的章，哪是什么局长啊！”

年轻人一听，头低下了，还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当不上局长，还有起局长名字过瘾的呢。”

寻猫启事

■文/一叶

前不久，我在马路上闲逛，看到一条寻猫启事，上面写道：“本人走失一只家猫，如有好心人找到，5000元酬谢。”寻猫启事上留有联系电话，还贴着那只猫的照片。

看完寻猫启事我继续往前走，正好路过一宠物市场。我无意中发现一位老者兜售的猫很像寻猫启事上的，便蹲下来问他：“大爷，你这猫是从哪里贩来的？”老者说：“我不贩猫，是捡来的。”我一听是捡来的，更坚信这只猫就是寻猫启事上的那只，于是就以100元钱买了下来。

我抱着猫又返回寻猫启事那地方，按上面的电话号码与失主联系。电话打通后，

失主显得很激动，要我赶快带着猫去指定地点。我风风火火赶去后，失主仔细看了那只猫，摇着头说：“它长得确实很像我那只猫，只可惜性别不同呀。”

发财梦破裂，我返回宠物市场想把它处理掉。我刚蹲下不久，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女子就来问我：“这猫卖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200块钱。”年轻女子没还价就付了钱。

年轻妇女付了钱，她的孩子突然问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只猫？”年轻女子眉飞色舞地说：“这猫我认识，是咱邻居刚走失的那只，他们准备用5000元重金酬谢找到的人呢。”

第11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获奖作品